



日月山,一个16岁少女的背影……

□文猛

在中国的
名山大川中,
位于青海湟
源县的日月山排不上
名号,作为祁连山脉的
一个分支,它却没有陡
峭的山峰、险峻的峡
谷。唐贞观十五年
(641年)正月,一支庞
大的送亲队伍护送着
美丽的文成公主走过
日月山口,从此日月山
便闪亮在中国人伫望
公主远去的心海,守望
着无尽的苍凉和沉甸
甸的传说。

1
唐代以前,日月山被称为赤岭,远看如
喷火、近看如染血,因远望高山“土石皆赤,
赤地无毛”而得名。这座海拔仅3200米
的小山,在群山巍峨的青藏高原上不值一
提,然而正是因为它的娇小,便在群山环
绕中透出一个隘口,让骑马行走的民族便
利地穿越青藏高原,成为中原通向西南地
区和西域等地的重要隘口,成为历史上有
名的“交马赤岭”,中原和吐蕃的使者必
须在此换乘对方的马方可踏入异域土地。

穿越青海远嫁西藏,从长安出发的文成
公主必然要沿着这条祖先拓展的古道,走
向遥远的西部,让守望高原的日月山迎
来刻骨铭心的历史感动。

“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就像“劝
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就像“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的天涯
海角,漫漫的远嫁之路必然要有这么一
处分手告别的苍凉之地。为送别伟大的
公主,日月山便被赋予了凝重的阳关情
绪。

作为告别中原的最后一站,文成公主
在山上支起了帐篷,在故乡做最后一
梦,凝望故乡最后一眼。

我不知道文成公主当时有何感想。一
个16岁的小姑娘,孤零零来到这荒无人
烟的边塞,迈过赤岭,永远地离开故土
和亲人,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
不知道她心中是惶恐还是惊惧?是不安
还是怨恨?车马停下来,喷呐停下来,
挥舞的手停下来。含泪登上这光秃秃

的赤岭,回望远方的长安。云雾遮掩山水
阻隔,哪里还有故乡的影子?一个柔弱聪
慧的女子,毅然朝着陌生的地方和陌生
的人去了。就是这样一个风霜雨雪,比
万里长征还要艰难的旅程,给日月山赋
予了说不尽的神秘色彩。

2
“登上日月山,又是一重天。”父亲跟
随着她,亲自将她送到吐蕃,算是大唐帝
国给她的最后安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
的水,她在赤岭上脱掉大唐衣裳,换上藏
装。她将唐装捆起来,还给送行的队伍,
带给自己的“父皇”,身在远方心在故
乡。“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悲
伤的诗句流传千年。穿上藏装,系上哈
达,她就是藏族人的儿媳妇,即使她贵
为公主,依然走不出中国女人“嫁鸡随
鸡,嫁狗随狗”的妇道。她拿出母亲送
给她的日月宝镜,看着镜中的藏装小姑
娘,似识非识,内心的经幡飘起。最本
能的表达只有眼泪,高原风带着泪水流
成一条小河,反流着向西而去,成为大
地上最刻骨铭心的“倒淌河”。她忽然
抱起镜子,扔下山去,镜子摔成两半,
在东的是日镜,在西的是月镜,摔碎的
镜片被泪水和风沙掩埋,成为今天的日
月二山。两山隔山相望,唇齿相依,如
情侣如父女,其情景很是动人。为纪念
这位伟大的公主,人们把赤岭改名为日
月山,名与形相符,情与痛相增。

不去考究传说的真实,我们把传说看
成是藏汉人民美好的想象。自此,藏汉
之间出现了“金玉锦绣,问遣往来,道
路相同,欢好不绝”的崭新局面。“唐
蕃古道”成为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
要通道。自文成公主入藏至唐武宗会
昌六年(846年)吐蕃瓦解的200多年
中,汉藏双方在长达3000公里的“唐
蕃古道”上来往191次。往来使者,沿
着文成公主走过的路线,相互传递着友
好和睦的信息和良好愿望。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文成公主为汉藏友好融合立下了汗马
功劳。

文成公主进藏几年后,松赞干布于公
元650年去世。公主从豆蔻年华进藏至
公元680年去世,四十多年时间致力
于推动吐蕃的繁荣,一直没有回过大
唐。

文成公主真的对大唐意断情绝了吗?
不是!为了大义,她只有把思念故乡的
煎熬藏在心里。不然,她为什么要建
造小昭寺?

天路缥缈,她只能在梦中重新登上日
月山,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和家乡。

为了大唐的稳固,为了中原和西域的
和平安宁,她放弃应该享受的幸福,用
女人柔弱的双肩担负起华夏民族大团
结的沉重担子。如今,站在日月山上
伫望公主远去的背影、跪拜这位伟大
的女性,我们热泪盈眶。

3
山还是那座山,只是山更青草更绿,朝
拜的游人如织。今天的日月山和月山
上各修建了两座亭子,分别叫日亭和月
亭,经幡飘舞的亭子里用碑文和壁画记
录了公主入藏时的种种情景。山上是
人们用虔诚和信仰堆起的玛尼堆,石堆
上插满了盘树虬枝。山下是文成公主
庙,矗立着巍峨的文成公主汉白玉雕
像。藏歌悠悠,牛羊如云,经幡和藏歌
迎着日光漠风飘扬,表达一代又一代
人对那美丽灵魂的深深崇敬。

望着山口正中文成公主端庄婉约的
汉白玉雕像,望着古色古香遥遥相对
的日月双亭,望着山坡上在风中猎猎
劲舞的五彩经幡,眼前总有一双温柔
的眼眸,含情脉脉地牵着我的向往,
牵着我的梦想,牵着我的肃然起敬。

站在日月山顶远眺,山下女儿般温
柔的草原涟漪般涌来,青葱静谧的感
情也澎湃而来。今天的日月山不仅
是青海农牧业区的水源,也是一块宁
静祥和的“西海屏风”,它是千年岁
月执着的守护神,静静地守在青高
原的“草原门户”上。山的东面紧临
湟水谷地,梯田阡陌,村落点点,尽
显农耕盛景;山的西面是无垠的草
原,山峦起伏,草原广袤,牛羊成群,
一派高原风光。高原的漠风顺着山
体恣意爬升,平坦的天路上,来往
飞驰的汽车川流不息;苍茫的草原
上,漫步的牛羊安然自得。距日月山
40公里的西山脚下,便是闻名遐迩
的“倒淌河”;南面几十公里处,是
奔腾咆哮的黄河和举世瞩目的龙羊
峡。

日月山是自然的分界线,更是文成公
主生命的分界线。这一步至关重要。
没跨之前,她是大唐公主,跨过去之
后,她就成了吐蕃王后。很显然,她
的最后一身份,成为她生命中最出彩
的部分,不仅完成了一代帝王和亲
和平的重要使命,也让自己走向了美
好的爱情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

走在挂满经幡的山路上,粗犷的风
敞开了激越的歌喉,每天唱着经书
里的歌,幽深的诵经声似在天穹深
处响起,苍茫的气息浸润着脚下的
土地,四野律动着雪域的神奇。我
想,经幡上诵念的,不只是一段千
里姻缘的佳话,也有汉藏人民向往
和平幸福生活的美好心愿。经幡上
密密麻麻的经文,写着日月轮回的
故事,写着高原俊朗的容颜,写着
心中虔诚的祈盼,也写着日月山挺
拔的豪情。我驻足日月亭前,多
了一抹遥远的思念。

走上山来,扑入山下的“倒淌河”。
这条我行我素从东流到西的河流,
凝聚了文成公主太多复杂的泪水,
它是那段千年不断的感情,更是千
年流不断的眷恋。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伫望日月山,伫望公主远去的背
影,年轻美丽的公主啊,你不知道,
你带走了太多太多的云彩。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主席)

那一片“可以喝的古董”

□曹晗

在云之南雾之巅,有一片古老而神秘
的土地,那里山川壮丽、云雾缭绕,孕
育着被誉为“可以喝的古董”——普
洱茶。它不仅是一片叶子的传奇,更
是岁月流转中民族交融、文化碰撞
的见证者。

普洱茶,其名源于普洱府,其历史可
追溯至千年之前。在遥远的古代,马
帮铃声清脆,茶香随风飘散,茶马古
道成了连接中原与边疆的纽带。普
洱茶便是在这条古道上,从地方特
产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它见证
了茶马互市的繁华,也承载了无数
茶人的汗水与梦想。每一饼茶,都
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记录着过往
的风雨兼程。

走进普洱茶的世界,就像打开了一
扇通往时光深处的门。那些关于茶
的故事,或悲壮、或温馨、或传奇,
都随着茶香袅袅升起,穿越时空
壁垒,触动每一位聆听者的心弦。
在普洱茶的历史长河中,我仿佛看
到了茶农们顶着烈日采摘嫩芽的辛
勤,听到了马帮在崎岖山路上跋涉
的步履

声,感受到了茶商们为了茶叶的运
输与贸易所付出的艰辛与智慧。这
一切,都凝聚在了那一片片小小的
茶叶之中,成了普洱茶独有的韵味
与魅力。而普洱茶之所以能成为连
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桥梁,不
仅在于其独特的口感与品质,更在
于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在茶马古道上,普洱茶成为了各族
人民交流的媒介。无论是汉族、彝
族、哈尼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因
茶而结缘,因茶而交融。在品茶
的过程中,人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
与情感,也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追求。普洱茶就这样在无形
中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成
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谐共生的
缩影。

时至今日,普洱茶依然焕发着勃勃生

机。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创新,普洱
茶的生产与加工技术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从传统的手工制茶到现代化
的机械生产,从单一的茶叶品种到
多元化的茶产品开发,普洱茶在不
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到
了自己的发展之路。而中老铁路的
开通,更是为普洱茶的对外贸易与
文化传播插上了翅膀。这条连接中
国与老挝的国际铁路通道,不仅让
普洱茶更快地走向世界,也让更多
的人有机会了解并爱上这种源自
古老茶山的瑰宝。

在与普洱茶的每一次邂逅中,我
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温暖与力
量。无论是

清晨的第一杯醒脑茶,还是午后
闲暇时的品茗时光,普洱茶总能
以其独特的韵味,让我忘却尘世的
烦恼与喧嚣,沉浸在宁静与美好
之中。它就像是一位智者,用沉默
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人生哲理,
让我在不断品味中领悟生活真谛。

“茶藏古今,道通天下。”这不仅仅
是一句口号,更是普洱茶所承载
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的生动写
照。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
以一颗敬畏之心去品味普洱茶
的魅力与韵味,让这份源自古老
茶山的瑰宝在我们的生活中绽放
光彩、传递温暖。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作协会员)

